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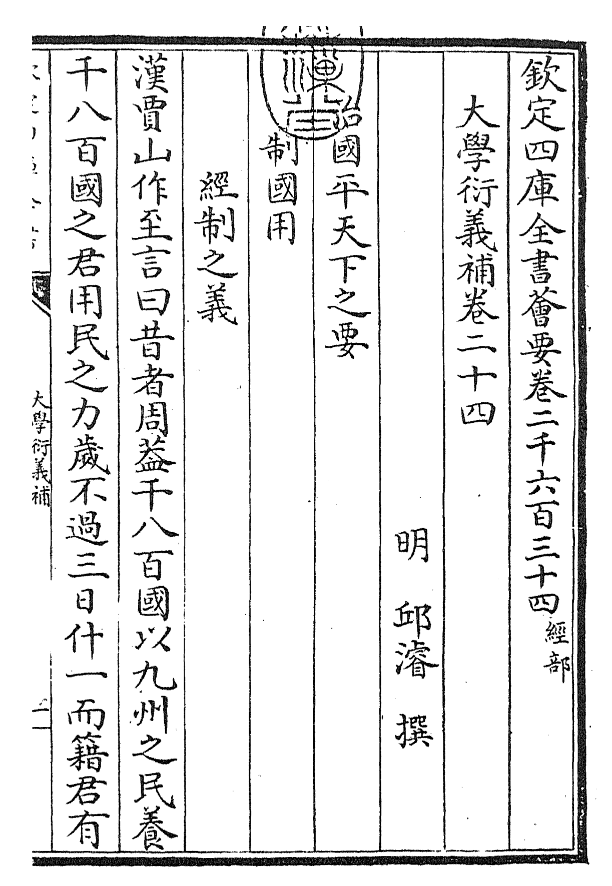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四 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三十四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四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經制之義

漢賈山作至言曰昔者周葢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

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讀曰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臣按天以天下之民之力之財奉一人以為君非私之也將頼之以治之教之養之也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乃殫其力竭其財以自養其一身而不䘏民焉豈天立君之意哉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而為馳騁田獵之娛至於力罷財盡而不

能供違天甚矣雖欲不亾得乎

賈誼言于文帝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纖（細也）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悖本而趨末食者甚衆生之者甚少而靡（音糜散也）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言無儲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

請賣爵子（賣爵級及子）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與着同）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臣按賈誼告文帝大要言為國以足民為本而欲民之足必先足國國之所以足者蓄積足恃也國

家粟多而財有餘則蓄積足以恃矣是以水旱不足虞軍旅不足憂守固而戰勝懷敵而附遠所為無不成矣所以然者莫急於敺末技游食之民而歸之南畮以務農使天下無不耕之夫不織之女耳夫然則人樂其所而知禮節矣文帝感其言躬耕以勸百姓節儉以為天下先卒致海内富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三代之下稱恭儉寛仁之君必歸焉有以也夫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欠也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帑藏

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漢省之并其職於少府

臣按毋將隆言於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音貢養共

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
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應劭註漢書謂縣官公
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為異政由是觀之在
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
私蓄也公用所儲廼田賦之常數非軍國之需則
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之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
用焉其制雖異於周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別不至
混用而泛費有國家者誠循漢此制以財用之司

分為内外二府外府貯常賦所入如秋糧夏税及折糧銀鈔絹帛之屬以待軍國之用歲終計其用度之餘别為貯處以備水旱兵火不測之需内府則貯凡天下坑冶贓罰門攤之屬以待宫室衣車賜予燕好之費歲終則計其有餘者别儲以備他年之不足及外府或有不給則以濟之夫外府有不足則可取之於内内府則常為撙節使不至於不足雖有不足亦不可取之於外何則軍國之需

決不可無奉養之具可以有可以無故也九重之
上誠念財賦雖聚而易散有所私奉必權其輕重
緩急而用舍之每留嬴餘以備匱乏斷不可以軍
國之儲以為私奉之用昔人有言恭儉賢主常捐
内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國昌淫侈僻王
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伏惟
聖明裁擇

漢高祖時張蒼為計相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

德宗時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為計相恩數與參樞同

臣按大學以用人理財為平天下之要道前代稱輔弼之臣曰宰相會計之臣曰計相同以相稱一以用人一以理財皆所以相佐其君以平治天下

者也自漢初有計相唐戶部屬有度支其後以大
臣判之宋有三司使皆是計相之職本朝罷宰相
而以戶部掌天下戶口田土錢糧然散屬諸司兼
釐衆務事多端而職不專臣請如古計相制於戶
部卿佐之外添設尚書一員專總國計凡內外倉
庫之儲遠近漕輓之宜咸在所司稽歲計之出入
審物產之豐約權貨幣之輕重斂散支調通融斡
轉一切付之久其任而責成功應國家有所用度

悉倚辦之仍行天下有司月終申物價之貴賤歲杪報年穀之登耗俾其豫知會本部卿佐定議以聞而為之備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倉皆滿帝乃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臣按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隋承周後凡周人酒榷鹽鐵市征之類一切罷之所仰止賦稅而已然自開皇三年以來屢減田租給復百姓其於賦稅甚闊略也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平江左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賞平陳功費帛三百萬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則以爲帝躬履儉

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乗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饗不過一肉有司常以布袋貯乾薑薑袋進香以為費用大加譴責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彼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茍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不為過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嗚呼文帝以

儉約致富庶煬帝以奢侈致亂亡其明效大驗彰彰若是王安石乃敢肆爲異說以欺世主誤天下其萬世之罪人歟有天下國家者尚其鑒兹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部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之事以租庸調斂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三曰金部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

天下軍儲出納租税祿糧倉廪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穀價

歐陽修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説興而聚歛之臣用唐之始時授人

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禄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

臣按自古國家其初立法未嘗不善而其末流之弊皆生於子孫輕變祖宗之成法歐陽修謂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為經常簡易之法所謂經常簡易四言者深有得於古先哲王立法

之至意也葢經常則有所持循而無變易之煩簡易則易以施為而無紛擾之亂以此立法則民熟於耳目而吏不能以為姦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間不能無有窒礙難行之處則隨時為之委曲就其闕而補之舉其滯而振之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所謂經常簡易者焉决不可輕有改革也有唐一代可鑒也已制兵以府衛設官有常員其後乃以兵冗官濫而為國大蠧何也子孫不能守祖

宗經常簡易之法故也雖然兵冗官濫二者豈但為有唐之蠹哉凡國家之所以貧乏府庫空虛而多取厚斂於民以馴致於財盡民離而宗社淪亡者皆生於此二蠹也為人子孫而為其祖宗守宗社者於常額之外添注一官於列屯之外多簽一軍則思曰吾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吾今增之得無不可乎非有關於治道民生决然不可無者不敢輕加也毋謂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費

於我何加損焉嗚呼千萬人之積其原起於一人

自古國家之禍患何嘗不起於細微哉

李翺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雖欲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

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彊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

臣按李翺作平賦書蓋憫當時之賦不平也賦之所以不平者蓋以其制民產者無法歛民財者無藝也既無制民之產之法而歛之又不以其道則民貧矣民貧則君安能獨富哉其所謂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其言尤

為警切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言于德宗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而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

請出之以歸有司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臣按周禮以太宰司徒掌國家財用葢以大臣以道佐君得以相可否辨是非而為上之人所嚴憚故人君有非義之取非禮之用不急之為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抑且為之中止而潛銷者有焉苟以中人主之則上之人平日相與褻狎私暱凡不可語人者皆可與之謀而為之矣況彼小人無

深識遠慮委曲奉承上人之不暇且人微言輕又安敢逆上意哉德宗為君楊炎為相無可取者惟此一事差強人意范祖禹謂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後世所當取法者也

德宗患宫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財請歲供宫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時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使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司馬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乃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

胡宏曰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為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有公私之異

臣按德宗宣索於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李泌知德宗非禮誅求而惆悵不敢言胥失之矣然德

宗之失是猶知所畏而泌之失則是為人臣而不忠也泌盍因其不欲人知一點明處而盡言之安知德宗之不見聽歟如此非徒得大易納約自牖之意而於所謂无咎善補過者亦有之矣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者惟浙東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

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蘇轍曰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為成書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綱羅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

臣按自唐李吉甫為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為景

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田況作於皇祐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熈寧蘇轍作於元祐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為豐殺增減者也使今之知昔而後日之知今以歲計定國用實有賴於斯焉臣願敕掌財計之臣通將洪武永樂以來凡天下秋糧夏稅戶口鹽鈔及商稅門攤茶鹽抽

分坑治之類祖額年課每歲起運存留及供給邊
方數目一一開具仍查歷年以來內府親藩及文
武官吏衛所旗軍并內外在官食糧人數與夫每
歲祭祀修造供給等費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天順
成化至於今日每朝通以一年歲計出入最多者
為準要見彼時文官若干武官若干內官若干凡
支俸幾何京軍若干外軍若干邊軍若干凡食糧
幾何其年經常之費若干雜泛之費若干總計其

數凡有幾何運若干於兩京留若干於州郡備若干於邊方一年之内所出之數比所入之數或有餘或不足或適均稱依唐人之國計宋人之會計每朝為一卷通為一書以備參考萬幾餘暇時經御覽使國計大綱瞭然在目如或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出則推移有無截補長短省不急之用量入為出則國計不虧而歲用有餘矣

五代唐莊宗同光四年以倉儲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

秋稅民不聊生

臣按橫斂厚征治天下之大蠹也然橫斂厚征之法之行民雖怨咨愁蹙然猶歸咎上人之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旦更之尚可以為生也惟豫借之令一行示天下以國儲之虛歲計之竭天下之人譁然謂天下不復可為而生其泮渙離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譬則富室之居鄉落也平時貧民資其儲蓄而賴以舉貸一旦反假借於鄰家

其家之寥落可知矣唐莊宗亂世之君不得已而為此猶為非策況國家府庫未至於匱絶而遽為此舉可乎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樁庫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太宗置景福殿庫隷内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神宗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國玁狁
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内府基以募士曾孫志
之敢忘厥志

臣按宋朝三帝積財於内庫皆非以為己私也蓋
儲之於内以防外之氾用一遇有軍旅饑饉則以
資之使不至於臨時厚歛以害民焉世主尚鑒於
兹毋錯認在庫之物以為己物輕取而妄用則天
下生民不勝幸甚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後内牽于繁文外撓於彊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鉅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訾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議論多於

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臣按天下之事利害嘗相半無全利全害之理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斯可矣史臣論宋人議論多於事功切中當時之弊宋人於一切政務皆然而於食貨一事為甚我祖宗自立國以來凡取於民者有定制有成法有常額世世遵守不敢有所紛更加減踰百年于茲矣其間雖不能無偏滞不舉之處然惟許其隨時補救以振舉之使害去而利

存要之不失祖宗之舊也伏惟明主鑒宋人之失而恪守祖宗成憲以為子孫千萬年無窮之計

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世之始事掌秩者竢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内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

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在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

臣按蘇轍雖為宋朝而言然揆之於今事勢實有

類之者蓋今日為國家大費者親藩宗室世襲武
臣額外文職是也今日之勢雖不至於宋朝之既
極然用轍之言因其勢循其理以其漸微為之節
使見在者無損而將來者有限則賈誼所謂失今
不治之痼疾他日必無也此國家之大計轍於章
末有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臣於是亦云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百
餘萬緡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

實居其半憲宗時作元和國計錄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而歲租賦所倚辦者八道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南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臣按東南財賦之淵藪也自唐宋以來國計咸仰於是其在今日尤為切要重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

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
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

入葢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
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六千
五百六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
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
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内其科徵之重民力
之竭可知也已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伏願明
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財賦所出國計所賴凡百
科率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宜之

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無虧於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咸賴之

以上經制之義臣按國家經制之義在乎征歛有其藝儲蓄有其具費用有其經而已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歷代之取予用舍不一判之則或始末相穿約之則又彼此參錯故臣既總論理財之道於前又列貢賦之常於後於此特總此三者為一而謂之曰經制之

義以示天下後世使知為國者取之民而藏
之官出之官而散之天下必合乎天理之公
人為之義而後取之收之用之苟為不然或
出於人欲之私揆之於義而不合則是利而
非義矣利之為利居義之下害之上進一等
則為義經制得其宜則有無窮之福退一等
則為害經制失其宜則有無窮之禍後世之
明君碩輔尚明其所以取舍斂散乎哉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四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五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市糴之令

易曰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卦名）

臣按此後世為市之始先儒謂易之十三卦制器尚象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民之於食貨有此者無彼蓋以其所居異其處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故當日中之時致其人於一處聚其貨於一所所致所聚之處是即所謂市也人各持其所有於市之中而相交相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各求得其所欲而後退則人無不足之用民用既足則國用有餘矣

周禮司市市官之長掌市之治治以理之教教以化之政政以正之刑刑以制之以以所居之次為敘以分地以掌之次敘分地而經市量量多寡度度長短禁使勿為令使之為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物於市肆使各以類相從大市日昃而市交易眾多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物之無者常使之有利者使阜有利益者使之阜盛害者使亡物之害財者之使至於亡靡者使微侈靡者抑之使微少

葉時曰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市以市廛通貨也大宰阜財之職而與農穀並任司徒通財之事而

與稼穡同頒誠以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而後市内宰建國則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賈而阜財也

胥師市中群胥之長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平其價不得擅為高下憲刑禁焉

賈師知物價者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視物之成者其成也而奠定其賈使之有常然後令市

臣按周官於市肆一事設官如此之詳所以使民

懋遷其有無也有者得以售無者得以濟斯民之各遂其所欲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泉府泉布委積之府掌以市之征布征布廛人所歛之五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市貨有積滯不售者則以征布買而收之以其賈買之使民不喪其本物揭而書之逐物表揭而書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以待民之乏用買者各從其抵抵音帝本也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主與有司即所謂抵也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借用也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

之息國服謂民於國所服之業如農圃之類也民貸物不取其息俾其出力以服國事以代出息也

葉適曰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蓋當是時民皆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上之人不之與則誰與之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

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盖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疾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馬端臨曰泉府一官最為便民滯則官買之民不時而欲買者官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盖先王視民如子洞察其隱微而多方濟其缺乏之仁政莫尚於此初非專為謀利取息設也王

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勦鄭註國服為息一語行青苗以誤天下可乎

臣按泉府之設以泉為名葢主泉布泉古錢字之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無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於上貨物生於民民之貨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無必資錢以易物然後無者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時之用物也有急有緩少而急於用則通多而不急於用則滞上之人因其

滯也則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則隨其原價而賣之所以濟民之用也然買物必以價彼民之貧者無價以買官則或賖或貸與之賖則取償而不取息貸則按本以計其息所以不取息者應其喪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費也然其取息也則又不以錢而以力焉所謂國服為之息者償本之後以服役公家為息服如國中七十

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若此者無非以阜民之財濟民之急而上之人無分毫利焉豈若王莽王安石之所為哉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李覯曰理財之道去僞為先民之詐僞盖其常心矧

茲市井飾行僞慝何所不至哉姦僞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惟愚民見欺耶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

臣按市肆所陳雖商賈之事然而風俗之奢儉人情之華實國用之盈縮皆由於斯焉

漢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宏羊言置均輸官於郡國盡籠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亾所牟大

利而物價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桑宏羊曰往者郡縣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来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名曰平準

文學曰古之取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工女效其職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

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

臣按桑宏羊作均輸法以為平準觀其與賢良文學之士所辨論者大略盡之矣然理之在天下公與私義與利而已矣義則公利則私公則為人而有餘私則自為而不足堂堂朝廷而為商賈貿易之事且曰欲商賈無所牟利噫商賈且不可牟利乃以萬乘之尊而牟商賈之利可乎

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馬端臨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

而時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為息者乃以

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

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

占所為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為貢則是直

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

臣按樂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諸

侯之書以立五均則市無貳價四民常均此王莽

五均之說所自出也莽借古人良法以罔市利無

足道者姑録之以示世戒

漢章帝時尚書張林言縣官宜自交阯益州上計吏来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與百姓争利今均輸之法與商販無異非明王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臣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而為之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盖貧民無

産者為人傭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雖鄉里之名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為漢七賢主之一而亦為此豈非武帝詒謀之不善哉

唐德宗以宦者為宫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户及脚價錢名為宫市其實奪之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宫市取給

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聽

胡寅曰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强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乂讐斂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數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議不納諫説則無如何矣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㢘者愧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哉

臣按萬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乃白奪貧人之物

以為食用無以異於盜賊之白日行刼然方其未知也而為左右之人所蒙蔽其責猶有可諉者幸而農夫以驢負柴者毆宦者得以上聞諫官御史又數言之而方鎮來朝者又以言是可以罷之矣夫以衆人所言者皆不信而區區信一人之言謂京師游手萬家仰宫市以取給嗟夫人君聽言當揆之於理吾取物於市而游手何預焉而賴此以給乎盍遣親信不欺者往偵其實則情僞見矣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詔宫中買物有原不出産處毋得抑配擾民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仁宗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宫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内侍叅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務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舊令使皆給實直其間内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宜以見錢售之

臣按宫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闕不能不求之於市

肆要之不必設場務專官使過有所用遣廉謹之人齎見錢隨時價兩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異時不易以壞幣則官府有實用而小民無怨聲矣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與其直

臣按宋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夫買而謂之和

必兩無虧損上下同欲而無抑配之謂也宋朝所謂和買猶是民以之錢而須賣官以先期而便民其後之弊且至與夏稅並輸而民家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而為民無窮之害今所謂和買者非止于絹凡宫闈官府有所置之一切取之於州郡州郡取之於民然後計其直俾其詣官庫給價償之名曰和買其實非民間所有而欲以出賣者亦是州郡於民常賦之外歛錢收買以應官司之求

及其領價之際文移上下展轉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費嗚呼官府所爲如此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詳哉

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之法以通天下之貨制爲輕重歛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俾周知財賦有無而移用之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以發運使薛向領

其事時議多以為非後迄不能成

蘇軾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

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臣按此桑宏羊之故智然宏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況後世之人不及宏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輩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為市則物之良惡錢之多少易以通融準折取舍官與民為市物必以

其良價必有定數又有私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而無弊難矣政不若不為之為愈也

熙寧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

臣按先是草澤魏繼宗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於是下此詔嗚呼天生衆民有貧有富為天下主者惟省力役薄稅斂平物價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

至於貧各安其分則其所得矣乃欲奪富與貧以為天下烏有是理哉奪富之所有以與貧人且猶不可況奪之而歸之於公上哉吁以人君而爭商賈之利可醜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户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

陳瓘曰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

願請今復增創雖名濟之實聚歛之術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賦有定制凡於常賦定制之外有所建請必是欲行己私趨時好以希爵祿干恩典者其所以建請者必曰不益賦而國用饒又曰民所願請而非强迫之者又曰其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遠無弊人君聽其言非不美及其施行之際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損國課戕民生促國脉以貽後世羞者多矣人主於此不可不察

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熈寧初創立市舶交易海舶以通也舟

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税寬其期而使

之待價懐遠之意實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

司而以市兼舶為名則始于宋焉盖前此立市兼

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歳招集

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廻帆驗

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

五分中取一麤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臣惟國家富有萬國故無待於海島之利然中國之物自足其用固無待於外蕃而外蕃所用則不可無中國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斷不能絕雖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

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應禁之
官吏如此則吾非徒無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
大明律於户律有舶商匿貨之條則是本朝固許
人泛海為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為當如前代互
市之法庶幾置司之名與事相稱或者若謂恐其
招惹邊患臣請以前代史册考之海上諸蕃自古
未有為吾邊寇者且暹羅瓜哇諸蕃隔越漲海地
勢不接非有心腹之患也惟日本一國號為倭奴

人工巧而國貧窘屢為沿海之冦當遵祖訓不與
之通儻以臣言為可采乞下有司詳議以聞然後
制下濱海去處有欲經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
知行下所司審勘果無違礙許其自陳自造船舟
若干料數收販貨物若干種數經行某處等國於
何年月回還並不敢私帶違禁物件及回之日不
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檢抽分之餘方許變賣
如此則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朝廷

每歳恒以蕃夷所貢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其視前代筭間架經總制錢之類濫取於民者豈不猶賢乎哉（以上市）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歳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謂賈人多蓄積）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以十收百）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

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六斛四斗為鍾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鍾饟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謂輕侮之奪吾民矣又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委蓄各也於州縣里蓄積錢幣即上文萬室千室所藏者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穀入若干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輔桓公以兵車伯天下而其治國猶知以守穀為急務而通輕重之權為斂散之法歲穰民有餘則輕穀因其輕之之時官為斂糴則輕者重歲凶民不足則重穀因其重之之時官為散糴則重者輕上之人制其輕重之權而因時以斂散使米價常平以便人是雖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人傷

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又見固邦本

馬端臨曰古今言糴糶歛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桑孔以来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

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强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為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誘曰國家不取必為兼并者所取遂斂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臣按天生萬物惟穀於人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無者有之則生無之則死是以自古善為治者莫不重穀三代以前世無不耕之民人無不給之

家後世田不井授人不皆農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資糴以食者什七八矣農民無逺慮一有收熟視米穀如糞土變穀以為錢又變錢以為服食日用之需曽未幾時隨即罄盡不幸而有荒年則伐桑棗賣子女流離失所草芽木皮無不食者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東為甚臣願朝廷舉李悝平糴之法於此二處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户部屬官三員量地大小借

與官錢為本每歲親臨所分屬縣驗其所種之穀麥熟幾分粟熟幾分與夫大小豆之類皆定分數申達戶部因種類之豐荒隨時價之多少收糴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穀逐月驗其地之所收市之所售粟少則發粟麥少則發麥諸穀俱不收然後盡發之若易朽腐者又在臨時斟酌隨處立倉通融般運分散量時取直凡貨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專取銀與錢也其所得貨物可資國用者其數送官其

餘聽從隨時變賣以為糴本臣言儻有可采乞下

有司討議先行此二處試其可否由是推之天下

州郡可行之處仍乞敕諭奉行之臣俾其體孛悝

立法之心必使農與人兩不傷豐與歉兩俱足其

法雖不盡合於古人是亦足以為今日養民足食

之一助也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

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

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
司馬光曰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
臣按壽昌於宣帝時上言欲糴三輔及弘農等四郡穀以足京師可省關中漕卒至明帝時劉般已謂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

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考壽昌初立法時兼請立於邊郡臣愚亦竊以為內地行之不能無弊惟用之邊郡為宜非獨可以為豐荒斂散之法亦因之以足邊郡之食寛內郡之民焉請於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一常平司不必專設官惟於户部屬遣官一二員歲往其處涖其事每歲於收成之候不問是何種穀遇其收穫之時即發官錢收糴貯之於倉穀不必一種惟其賤而收

之官不必定價隨其時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儲之以實邊城其不可久者隨時以給稟食之人凡諸穀一以粟為則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則支一石者以二石與之他皆准此然後計邊倉之所有豫行應運邊儲州縣俾其依價收錢以輸於邊如此不獨可以足邊郡而亦可以寬內郡矣由是推之則雖開中鹽糧之法亦可以是而漸有更革焉又見

經制之義

下倉人條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歳不登天子常幸東都以就食玄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廪溢羡玄宗不復幸東都

馬端臨曰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緫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税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内之

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為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
力以奉之多為法以取之秪益見其不足耳
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
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
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
給價直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
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歛而後給直

追集停擁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内和糴當時府縣配户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白居易曰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配户督限蹙迫鞭撻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

臣按和糴之法始于唐今若效其法遇米穀狼戾

之秋遣官齎錢於豐熟之處開場設法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國之一助也但恐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户督限蹙迫鞭撻則利未必得於國而害已先及於民又不若不糴之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歳饑即減價糶與貧民真宗景德元年内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

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即止市糴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

馬端臨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為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寄糴元豐二年王子淵因綱舟利害設寄糴以權輕重俵糴熙寧七年設俵散於民均糴政和元年童貫

奏行以入户家業田土均敷博糴熙寧七年以歳用餘糧聽民博買秋成博糴兑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及時兑糴括糴元符元年章楶括索蓄家量存其一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蓋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糧儲闕乏遂以茶鹽貨物名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髙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致有此弊後来懲其弊所以只取之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産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强敷其數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

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

臣按馬氏此言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所以爲民者今日宜行之内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遼以東淮以北是也所以爲兵者今日宜行之邊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遼東大同等處是也伏惟堯舜在上不棄芻蕘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聞其於國家儲蓄之計未必無助云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歛散未得其宜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豫給令隨税納斛斗内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歛取二分息

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

臣按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出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於正月俵散秋料於五月俵散葢假周禮泉府國服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未嘗抑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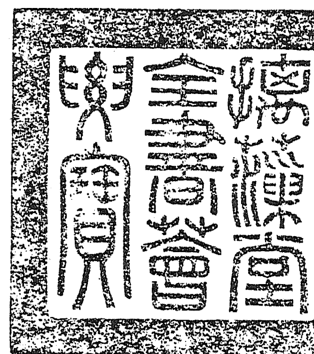
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建請之初姑為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衆論耳夫奄有四海之大億兆之衆所以富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舉貸出息之利則是萬乘而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徵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况無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禍至於民離散而國破敗後世英君碩輔宜鑒宋人覆轍尚其以義為利而毋專利以貽害哉

以上市糴之令臣按昔人謂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市之說昉於周官泉府糴之說昉於李悝平糴然其初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

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焉後世則爭商賈之利利民庶之有矣豈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竊就二者觀之糴之事猶可為蓋以米粟民食所需雖收於官亦是為民若夫市賈之事乘時貴賤以為斂散則是以人君而為商賈之為矣雖曰摧抑商賈居貨待價之謀然貧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況物貨居之旣多則雖

甚之其價自然不至甚貴也哉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孟啟疆

謄録監生臣吳　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三十六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六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銅楮之幣上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饘(糜也)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歴山之

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臣按此後世鑄金為幣之始然皆因緣水旱以救濟饑困非專以阜通財貨也

又曰以珠玉為上幣以黄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臣按三代以前已有幣而其幣有三等珠玉黄金

刀布是也刀布則是泉布之制後世公私通行以錢而亦兼用金銀珠玉其原蓋起於此是三幣也人君守之以府庫通之以財賄而以平天下之食貨調適其輕重高下使之咸得其平此所以有衡之名歟後世所謂平準其義蓋出乎此

太公立九府周官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内職幣職金圜法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外圜而内孔方輕重以銖金以斤為名錢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寶

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束聚也

鄭樵曰謂之泉者言其形如泉文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人代以錢字

王昭禹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唯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實則一而已

臣按後世之錢其形質外圓內方始此但未有文耳九府即周禮所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

內職幣職金九官是也九官皆掌財幣之官而所掌者黃金布帛錢幣三者黃金以斤名布帛以疋計錢幣以銖重故凡貨物之出入其輕重以圜法均而通之如黃金一斤該錢若干帛一疋該錢若干之類是以國家有所用度也一切財貨實之以金利之以刀流行之以泉施布之以布收聚之以帛所謂金即方寸重一斤者所謂刀即管子所謂刀為下幣者所謂泉即圜法也所謂布泉即長四丈為疋者鄭氏謂言

其罷言其用等語於本文若不相類臣不敢以為然

司市以商（通物曰商賣物曰賈）賈阜（盛也）貨而行布（布謂泉也）國凶荒（謂五穀不熟）札（謂疫病）喪（謂死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鄭氏曰金銅無荒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葉時曰按太公立九府圜法流於泉布於布泉取其流布取其布司市曰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布者欲其流布行使也豈非太公立此九府法而君民通用歟

又按周景王時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厲於是乎量

齎幣權輕重以救民司市曰凶荒札喪市無征而作布豈非民之物貴乃鑄錢以餼民歟

臣按布即泉也泉即錢也錢以權百物而所以流通之者商賈也故商賈阜盛貨賄而後泉布得行當夫凶荒札喪之際商賈畢聚而食貨阜盛亦得以濟其乏甦其困矣故於是時市無征稅所以來商賈來商賈所以阜食貨然又慮其無貿易之具也故為之鑄金作錢焉盖以米穀有豐歉非人力

所能致金銅則無豐歉可以人力為之故為之鑄錢使之博食以濟饑也周家此法其亦湯禹因水旱鑄金幣之遺意歟

外府主泉貨藏在外者 掌邦布泉也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祭祀賔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齎行道之財用也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泉府司帛布之府 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葉時曰外府掌布雖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而實小用則給之是以賈疏亦云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有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則取於餘府後世凡百所用一出於錢曽不知周人外府之布特以供小用爾

臣按周禮掌財之官非一職而專掌錢布者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齎載之出入泉府掌賣買之出入蓋天下百貨皆資於錢以流通重者不可舉非錢不能以致遠滯者不能通非錢不得以兼濟大

若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貨則重而錢輕物則滯而錢無不通故也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戾惡氣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幣輕物貴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

将有遠志謂去其本居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國語注作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內郭為好外郭為肉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

臣按錢有文其製始此單穆公此言乃後世論錢貨子母相權之說所自出也重者母也輕者子也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貴賤相權而並行焉蓋民之所患有輕重上則持操縱之權相權而行之要之患輕則作重患重雖作輕而亦不廢重焉子

可廢而母不可廢故也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黄金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

臣按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黄金或白銀或赤銅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周圜法金惟用其黄者然猶有刀布之屬秦一天下之幣為二止用黄金并以赤金為錢耳其他皆不用

漢文帝除盜鑄錢令使得自鑄

賈誼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刺字也）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

臣按後世弛私錢禁始此夫天生物以養人如茶鹽之類弛其禁可也錢幣乃利權所在除其禁則

民得以專其利矣利者爭之端也

是時吳王濞即山鑄錢富埒天下後卒叛逆

賈山曰錢者亾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

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臣按錢之為利賤可使貴貧可使富蚩蚩之民孰

不厭貧賤而貪富貴哉顧無由致之耳所以致之

者錢也操錢之權在上而下無由得之是以甘守

其分耳茍放其權而使下人得以操之則凡厭賤

而欲貴厭貧而欲富者皆趨之矣非獨起刦奪之端而實致禍亂之淵藪也古人山海之利不以封良有以夫

武帝時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鋊

臣按秦世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武帝罷三銖錢鑄五銖錢最得輕重之宜

元帝時貢禹請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

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以寸尺分裂

臣按布帛以為衣米穀以為食乃人生急用之物不可一日亡焉者也顧欲以之代錢則布帛不免於寸裂米穀不免於粒棄織女積縷以成丈疋農夫積粒以滿升斗豈易致哉況穀帛有用者也錢幣無用者也孔琳所謂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今分穀帛

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由是觀之貢禹此策決不可用苟或偏方下邑有裂布泉捐米穀以代錢用者官府尚當為之禁制況立為之法乎

桓帝時上書者言人以貨輕財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

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曉農殖

之本多言冶鑄之便夫欲民殷財阜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徒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致焦爛

臣按劉陶所謂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饑此至言也民之所以有饑者以無穀也臣願國家定市價恒以米穀為本下令有司在内俾坊市逐月報米價於朝廷在外則閭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

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錢穀之數用是而驗民食之足否以為通融轉移之法務必使錢常不至於多餘穀常不至於不給其價常平則民無苦饑者矣其餘貨賄民之可以有無者不必計焉不特此爾亦可因是以定科差制賦歛計工役

吳孫權始鑄當千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

臣按後世鑄大錢始此夫上天立君以為生民之

主盖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専天下之利也曰中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無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錢幣之造焉必物與幣兩相當值而無輕重懸絶之偏然後可以久行而無弊時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設為罔利之計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財而専其利於已是豈上天立君之意哉宜其卒不可行也

南齊高帝時奉朝請孔顗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

屢更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之弊
在於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
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所以惜銅愛工者謂錢
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
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
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
也以爲開置錢府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則
府庫以實國用有諸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為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為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體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為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萬世鑄

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為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為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為之哉

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為泉或為半兩或為榆莢或為八銖或為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為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為赤仄或為當千或為鵝眼綖環或為荇葉又不知其幾變矣惟唐之開元

為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偽滋古錢之存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偽物耳其文雖舊其飽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為今糜真而售贋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為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為工收新造之錢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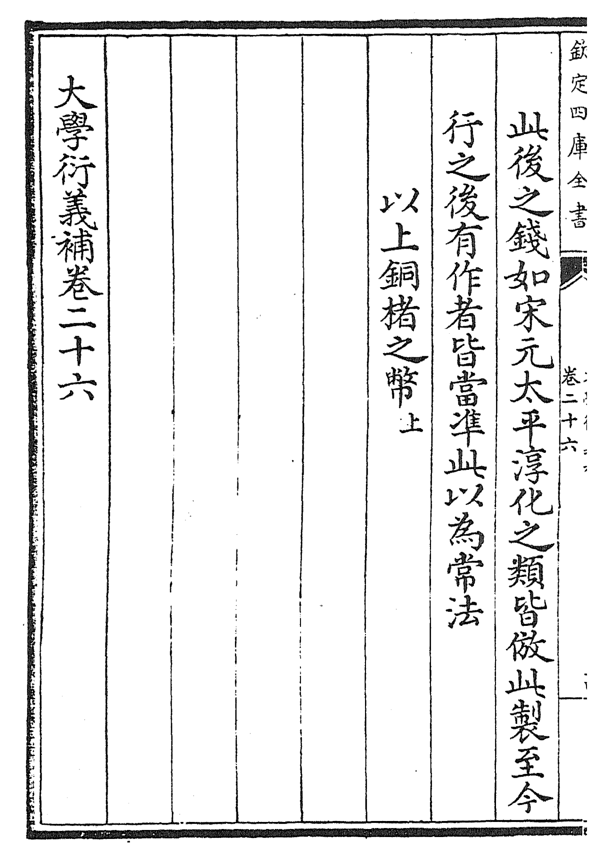
銅本孔顗此說別為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
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請先
敕所司遣人分行天下訪緝盜鑄所在親臨其地
拘集其人免其罪罰就於其私鑄之所立場開鑪
就用其徒以為工作見丁着役著籍定期給廩以
食之置官以督之如此則鑄作之工不徵於民而
得之矣次又敕內帑精選唐宋以來真錢如開元
太平之類得數百萬發下戶部分散天下於闤闠
市集所在用繩聯貫古錢百文隨處懸掛以為式
樣使小民知如此樣者是為舊錢非此樣者皆俾
其具數赴官首告官為收之每偽錢十斤量償以
新錢六七斤則民不失利官得其用如此則鼓鑄
之銅不求之民而得之矣雖然貧民之家僅有千
百之錢恃此以為生計一日無之則失所恃矣官

府改造動經歲月彼安能待哉請於未出令之先預令内外帑藏拘刷無用之銅䥈没入之偽錢盡行迭赴開鑪去處照樣鑄造一年之後新錢既成方行倒换之令倒换既多次第改造不出十年偽錢盡矣夫然則天下所用者皆前代之真劑為今日之新規行之既久雖不能保其無弊然亦可以持循百年有利而無害焉所以為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為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或别製佳名其漫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旁周廻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錢于官以易新者將所得舊錢周以細紋如新錢製其漫亦划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經銷為䥈者有禁漏出外國者有刑如此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或曰凡

興作必約工計本令耗銅而費工其多如此國家何利之有臣故曰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之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為一家一人用也

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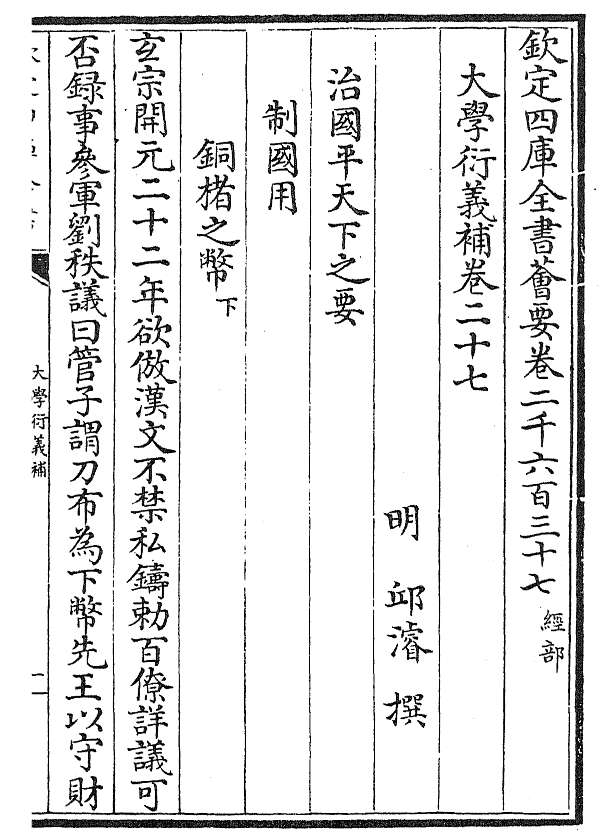
臣按太公圜法凡泉輕重以銖今之一兩即古之二十四銖計一錢則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則今一錢為古之七銖以上凡造一錢用銅一錢此開通元寶所以最得輕重大小之中也



此後之錢如宋元太平淳化之類皆倣此製至今行之後有作者皆當準此以為常法

以上銅楮之幣上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七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銅楮之幣下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欲倣漢文不禁私鑄勅百僚詳議可否録事參軍劉秩議曰管子謂刀布為下幣先王以守財

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夫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之人又曰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也

臣按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漢文帝

放鑄而海内富庶唐高宗私鑄者抵死鄰保從坐亦不聞其大治何也利之為利處義之下害之上利以為人則上和於義而利在其中利以為己則下流於害而未必得利是故聖人之制事無往而不以義惟義是主擇其有利於人者而定為中制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天地間為利之途轍孔多錢也者寓利之器昔人所謂貧可使富賤可使貴死可使生之具神通之物也上之

人苟以利天下為心必操切之使不至於旁落上焉者不至為鄧通以為者不至為劉濞以滅家下焉者不至為鄧通以亡身則利權常在上得其贏餘以減田租省力役又由是以賑貧窮恵鰥寡使天下之人養生喪死皆無憾是則人君操利之權資以行義使天下之人不罹其害而獲其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豈不信然所謂操之之權奈何劉秩曰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

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
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
也
憲宗元和中勅禁私貯見錢不許過五千貫
臣按昔人有言買田者志於吞併故必須上之人
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志於流通初不煩上之
人立法以教其懋遷也憲宗徒以錢重物輕之故
立蓄錢之限不亦甚乎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乃立監鑄錢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毁以鑄錢

世宗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臣按世宗毁佛像以鑄錢毅然不惑可謂剛明之主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

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

臣按鑄錢以年號為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寶每更一號必鑄一錢故每帝皆有數種錢最多者仁宗也在位四十二年九改年號而鑄十種錢嗚呼鑄銅以為錢國固享其利矣然銅炭於何所出工作以何人用不免取之於民民得無受其害乎矧供給官吏監督匠役鎔液耗損造作違式輦運致遠吏民因之而得罪破家者何所不有蘇是觀

之則是以古人利民者害民民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已我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既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暨太宗鑄永樂通寶宣宗鑄宣徳通寶百年之間僅此四種錢自時厥後未聞有所鑄造然亦未見民用之之國用之虧也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用日耗

胡寅曰鑄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

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為器錢雖毁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於他國歸於蠻夷關防不嚴法制隳壞真錢日少偽錢日多以不貲之價靡有限之財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不給矣

臣按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繇在於採用者衆矣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官禁之則銅無所用銅

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宋朝鑄錢比前代為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二十六處計其最多之年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韶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十萬貫他可知矣大抵國計仰給於此所以當時銅禁最嚴銷錢為碙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惟其禁銅之嚴所

以致銅之多銅多則賤賤則易致鼓鑄雖煩而民不至於甚困王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為政者烏可輕變成法哉以上言錢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八成中此其四也

臣按傳別謂券書也稱謂貸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此乃後世契券文約之始特民間私相以為符驗耳非以交易也然用券書以通貨物之有無與

後世交會楮鈔其用雖不同而其以空文質實貸
其原蓋兆於是矣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
財或絫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
浮淫幷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
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臣按後世楮幣肇端於此然其用皮為幣用之以
薦璧以朝覲聘享爾非以此為用也其制雖與後

世楮鈔不同然不用金銀銅錫爲幣而以他物代之則權輿於此也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臣按此楮法所繇起也然委錢而合券以取而錢與券猶是二物非若今之鈔即以鈔爲錢而用之也

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而商旅

先經三司投牒乃輸於庫所繇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尋制便錢務

臣按此即唐人飛錢之法此法今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於民之給受有停滞之弊於錢之出入有減換之弊耳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後富民人貲稍衰

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

寇瑊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

吕祖謙曰益州置交子此一時舉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交子行於蜀則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鐵錢行旅賫持不便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託之於官所以可行今則銅錢稍輕

行旅非不可以挾持欲行楮幣銅錢却便楮劵不便

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

臣按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用楮為幣始於此且楮之造始於漢三代以來未有也其初用之以代木簡竹冊以書字唐王璵乃用為假錢焚以事神噫孰知至是真以代銅錢而為行使之幣哉作俑者寇瑊而成之者薛田張若谷以無用之物易有用之物遂使蔡倫之智與太公之

法並行於天下後世噫可歎也哉

天聖中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至神宗時改交子務為錢引務

臣按交子每三年一換謂之界更換之際新舊相易上下相關不免勞擾我朝鈔法一定而不更可謂便矣

神宗朝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以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

臣按宋朝交會皆是用官錢為本至金元之鈔始取料於民不復以錢為本矣

高宗紹興三十年戸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内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

臣按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不特此也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關會其實一而已矣考夫唐之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為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

始有交子高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直以紙

爲錢矣

高宗論交子之弊曰如沈該稱提之説但官中常有百

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

戴埴曰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

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可以貿有用之物則

人用之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可以

相易則何資於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

之類小大粗足則何資於楮自物貨難於阜通於是假圜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般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昻有在於重輕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

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貿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為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柳宗元言平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秤提大術也

臣按稱提之說猶所謂平準也平準以幣權貨之低昂而稱提則以錢權楮之通塞今世鈔法遇有不行亦可準此稱提之法出内帑錢以收之則流行矣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兩淮湖廣之分乾道初户部侍郎林安宅乞别給會子印付淮南州軍行使不得越至他路

馬端臨曰置會子之初意非即以會為錢蓋以茶鹽

鈔引之屬視之今中鹽猶有倉鈔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以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齎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来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哉

臣按宋朝會子始有川引其後又有淮會湖會嗚呼交會之設以虛易實以假博真固非聖人以至誠治天下之意而況又拘其地以限之惟欲足吾用不復顧義之可否與民之有無三代以前無此事也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其後罷七年釐革之限字有昏者方換之交鈔之制外為

闌作花紋其上銜書貫例左書號右書料其外篆書曰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銜闌下書中都交鈔庫唯尚書戸部文移及納錢換鈔納鈔換錢等官司四圍畫龍鶴為飾

臣按楮幣在唐謂之券在宋謂之交會而鈔之名則始於此今世鈔式蓋權輿於兹云考宋之交會南渡後取紙於徽池猶是別用紙為之而印文書字於其上金元之鈔則是以桑皮就造為鈔而印以字紋也

元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

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其後又造中統元寶鈔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

臣按元交鈔之制銀五十兩易鈔千兩是銀一兩直鈔二十兩也中統元寶鈔兩貫同白銀一兩其所直銀亦與交鈔同焉

至正十年詔曰世祖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厥後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

茲久鈔法偏虚物價騰踊民用匱乏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寳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寳錢與歴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十一年又鑄至正通寳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踊價逾十倍既而海内大亂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

臣按天生物以養人付利權於人君俾權其輕重以便利天下之人非用之以為一人之私奉也人君不能權其輕重致物貨之偏廢固已失上天付

畀之意矣況設為陰謀潜奪之術以無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財以為私利哉甚非天意矣自宋人為交會而金元承之以為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嗚呼世間之物雖生於天地然皆必資以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其體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淺深其價有多少直而至於千錢其體非大則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錢者而售之可不可乎下之

人有以計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失

上之職矣況上之人自為之哉民初受其欺繼而

畏其威不得已而黽勉從之行之既久天定人勝

終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錢之息併與其所費三五

錢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虧國用而致亂

亡之禍如元人者可鑒也已然則鈔法終不可行

哉曰何不可行執其可行不可行之兩端而用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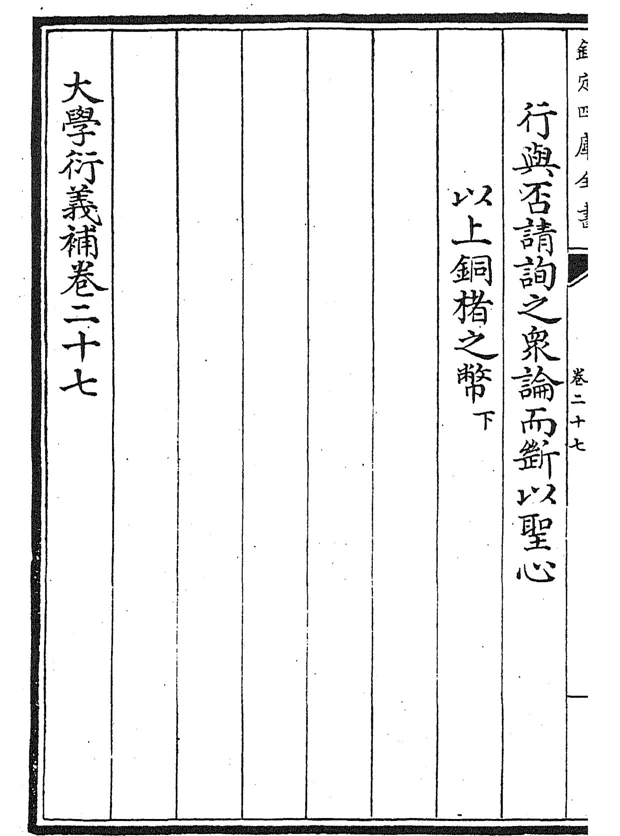
中斯可行矣何者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幣黃金

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中古之世周立圜法亦兼以黄金布帛二者為言雖以王莽亦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後世專用銅楮二者為幣而不準以金銀是以用之者無權而行之既久不能以無弊故其立法之始未嘗不善然皆以不善終之古今一律也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於茲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在於多革偽錢之策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

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自國初以来有銀禁恐其或闕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来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寳鈔屬鏹之形每一貫準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形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

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義以為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為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為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直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

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幣民志不惑而無欺詒之患商出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既定此制之後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銀之用非十兩以上禁不許以交易銀之成色以火試白者為準寶鈔銅錢通行上下而一權之以銀足國便民之法蓋亦庶幾焉臣愚私見如此蓋因其可行不可行之兩端量度以取中而取裁於上非敢自以為是而輙變成法也可



行與否請詢之衆論而斷以聖心

以上銅楮之幣下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七